

音乐就在人民当中

——访作曲家羊鸣

■本报记者 袁晓芳



羊鸣，原名杨明，中国著名作曲家，中国歌剧研究会首席顾问。1934年7月出生于山东蓬莱，1947年参军，先后在安东军区文工团、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创作有大型歌剧9部，小型歌剧6部，歌曲近千首。其中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江姐》(与姜春阳、金沙合作)，一上演便轰动全国，至今已历经5次复排仍经久不衰，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羊鸣创作的《红梅赞》《绣红旗》《我爱祖国的蓝天》等歌曲唱遍大江南北，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音乐创作之路的？
羊鸣：我1947年当兵到部队，没多久就被分配到安东军区文工团，成了一名“小文艺兵”。来到文工团后，我被乐队队长写的一张张乐谱所吸引，就跟队长学作曲。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四处锣鼓喧天，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我看到那些喜气洋洋的景象，特别激动，特别想写一首歌。我就以唢呐调开头，写了《庆新年》，并在歌谱的右上角第一次写下了我的笔名——羊鸣。抱着碰碰磁气的想法，我把这首歌寄给了东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没想到很快在12月期刊上发表出来。打那以后我就开始用业余时间当团里搞创作。

记者：您创作了众多优秀的空军歌曲，特别是创作于1962年的《我爱祖国的蓝天》，这首歌曲已经走进空军，在全军流传，成为数代官兵的军旅记忆。
羊鸣：1961年，我与阎肃同志来到广州空军某部队“当兵”。我们当的是最基础的机械兵，每天跟着机械师做飞机维护。营房、起航线、停机线这种三点成一线的生活我们整整持续了一年。在这段平凡又不平凡的日子里，飞行训练、战备值班、休闲娱乐，我们与飞行员、地勤战士们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常常被战士们那种热爱祖国的博大胸怀、保卫祖国的英雄志向所打动。我感觉飞行员既帅气威武又浪漫豪放。一年后回到北京，当我拿到《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后，创作热情一下子涌了上来，一个个音符就在我的脑海里跳动。我一气呵成，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谱曲。这首歌由空军歌舞团独唱演员秦万坛同志演唱，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播放，从此流传。人们常说，好的作品是进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东西往往没有生命力，真情实感、有感而发的作品才有成功的可能。这首歌就是源自我的真情实感。

记者：《江姐》这部歌剧的创作历程很艰辛，能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羊鸣：在创作《江姐》之前，我们空军文工团创作组写的一部小歌剧《刘四姐》获得了不小的反响，大家就想着再写一个大本子出来。1962年，在一次吃饭的时候，不记得是谁提议，说《红梅》那本小说很好，我们可以根据《红梅》改编一个歌剧。阎肃建议，书中的“江姐”是个非常感人的形象，不如就写一个《江姐》。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一



图为2007年第5次复排的歌剧《江姐》演出剧照。该剧2012年获得国家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大奖，是2017年第三届中国歌剧节唯一获邀在优秀剧目板块展演的军队作品。



羊鸣演唱歌剧《江姐》片段。

王晨光摄

致同意。
决定写《江姐》歌剧后，阎肃用休息时间把剧本写好。剧本定稿后，作曲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姜春阳、金沙的身上。我们3人就随阎肃一起去重庆采风，体验生活。我们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老游击队员，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我们学习川剧和四川扬琴，搜集民歌等音乐素材。两三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初稿。但文工团领导觉得这一稿生搬硬套四川的音乐元素，效果不好。
我们想创作出一个与国外歌剧不一样的、富有民族特色的、雅俗共赏的作品来，不能就这样放弃，于是我们4人合计，决定继续采风。这次，我们到了四川、上海、浙江等地，更广泛地汲取如秦腔、京剧、沪剧等地方戏曲的养料。这次回到北京后，我们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经常是一连工作近20个小时。终于，剧本的第二稿顺利通过了审核。通过后，我们又对每一段旋律、每一个音符仔细推敲，又是连续几个月苦战。终于，历经两年的创作，在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获得很大反响。后来又在南京、上海举行公演，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
记者：《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歌，曲调质朴婉转而又高亢坚定，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羊鸣：当时我们走访了十几位江姐烈士的好友，没有一位不是流着眼泪叙述烈士事迹的。我们还住进渣滓洞，体会江姐当时的牢狱生活。当时，我和阎肃就有一个念头：没有最美的词和最美的音乐给江姐，就对不起这位女英雄。而且罗瑞卿首长曾经指示过，一部歌剧

民需要歌剧、歌剧更离不开人民，人民创造了艺术，(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把艺术归还奉献给人民。作为《江姐》诞生至今的亲历者、见证者，(看到)歌剧一次次复排，我很欣慰，也很激动。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姐》的表演形式会发生变化，但我知道在中国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江姐》是永远的“江姐”，红梅会永远地盛开。

记者：《兵哥哥》这首歌旋律优美舒展，反映军人纯洁的恋情，很受年轻人喜欢，但您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61岁了，这让我很惊讶。
羊鸣：1995年，我和石顺义在长岛体验生活，看到有个战士的家属请了半个月的假去看他，结果遇到恶劣的天气上不去岛，等天气好点了，部队又出岛执行任务去了，半个月的假期到了都没能见上心中的兵哥哥一面。石顺义当时就有感而发，写下了《兵哥哥》。我就跟石顺义说：“这个词你给我。”我谱好曲后，首先让儿子拿到他们年轻人中去品评，让他们猜猜作曲者的年龄。没过几天儿子就告诉我：“老爸，他们说了，写这首歌的顶多30岁”。这首歌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由宋祖英一唱成名。我记得有一次在部队演出时，歌手在台上唱着“边关的冷暖托付你，家中的事儿交给我……”战士们底下听，突然有人喊“你就放心吧”，战士们竟然回答了起来。这样挺好，(歌曲)能引起战士们的共鸣，这就成功了。

记者：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您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您觉得怎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羊鸣：作为文艺工作者，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永远都不能忘记。我十三四岁刚接触音乐的时候，我的启蒙老师、乐队队长就告诉我：“音乐在哪里？音乐就在人民当中。要想创作出好的音乐，就必须到人民中去。”这是我一辈子在践行的几句话。创作的灵感不是待在办公室“挤”出来的，而是要多走出去，多和人民群众接触，创作灵感就会“流”出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人。要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别人。其次是一定要有根。对军队的文艺创作者来说，所有的创作都要抓住战士的所思所想。要多从这些方面去想，要贴近我们脚下的生活。
(杨锐锋、吕天扬整理)

采访手记

艺术家的天赋

■袁晓芳

羊鸣老师健谈，3个多小时的访谈，85岁的他始终兴致高昂，说到动情处会自己打着拍子唱起来。我明白，音符和旋律是他的另一种语言，是心声的自然流淌。
他讲起50多年前在空军某部当了一年的机械兵，那时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看着战机起飞。“刷——”说着，他突然张开手臂，像孩子一样模仿战机起飞的样子，那种兴奋和自豪一如当年。
羊老说他最爱在民歌中吸收养分，捕捉灵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收集当地的音乐，甚至是有特色的吆喝声、叫卖声、号子声也会留心。
我想，艺术家的天赋可能就源于这份对事业的热爱，就源于这种纯粹。用羊老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不官不商只作曲。”

80年前参加《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的李一非、抗敌演剧队二队队员袁牧之等数位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艺术家们的支持。当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这些老人有的凝神倾听，有的眼含热泪，有的紧握双拳。他们从流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节骨挺挺如松，感受到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磅礴力量。
红色歌曲承载着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激发广大军民英勇作战的生动教材。歌曲中蕴含着革命军人的灵魂和血性，体现着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光荣使命和历史担当。在军营中广泛传唱红色歌曲，让官兵更能了解中华民族经历过的艰难困苦，更加坚定铁心跟党走理想信念、激昂强军兴军的豪情壮志。爱唱红色歌曲、传唱红色歌曲，让战斗的号角经常在耳边响起，只待祖国一声召唤，我们便可奔赴战场英勇杀敌。

基层文化景观

盛夏时节，陆军某工程维护部队的深山营盘静谧幽深，一辆“文化大篷车”缓缓驶进营区。“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优美的旋律响起，一场“文艺快闪”活动激情上演。
音乐在山谷间飘荡，欢笑在营区上空激扬。崇山峻岭间，“文化大篷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穿梭在座座军营。车上搭载着基层所需的文化食粮，也承载着为兵服务的满腔热忱。

群山环抱间，点点星光下，“文化大篷车”送来的露天电影让官兵直呼带劲，这让放映员王康博别提多高兴了。放映结束，战友们意犹未尽，缠着王康博预约新片，他一口答应下来。
这些年来，山里的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大篷车带来的“流动电影院”经久不衰，深受喜爱。第一次跟随时任俱乐部主任李建功进山放映电影的场景，王康博仍记忆犹新。李建功告诉他：“拐过这道弯，再往里走就没信号了。山里的战友常年生活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地方百姓的‘三无’地区，不能让他们精神世界也成为‘孤岛’。”
连绵的群山可以阻断网络信号，但阻隔不了文化滋养官兵心田。多年来，该部的文化服务不曾停歇。2016年，为整合优势文化资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大篷车”正式开行。看电影、演节目、送器材、搞维修、带骨干……这几年来，大篷车穿行在群山间的几十个点位上，成为了大山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王康博从李建功肩上接过了俱乐部主任的担子，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开启了新的大篷车之旅。他直言不轻松但也倍感骄傲。
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王康博接到某哨所打来的报修电话：“你好，我们的电视收不到信号了……”由于山区气候潮湿，电子产品经常出故障。对山里的文化装备器材进行维修，是大篷车承担的一项繁重任务。
经过近半小时的调试，哨所官兵重新看到了电视里的赛事直播画面。王康博并不放心，又把哨所的点歌机、音响等设备检修了一遍。返回前，他还一路将各执勤点位的点歌机曲库进行了更新。面对官兵的感激，王康博呵呵一笑：“大篷车就是一个为大家提供文化服务的流动俱乐部，身为俱乐部主任，这是我应该做的。”

大篷车一路翻山越岭，到达“藏”在大山深处的五连时已近中午。刚到机关不久的干事刘广一第一次来到这个连队：“奇怪，咋没有阳光？”
“再等等，马上就出来了。”连队指导员张奇杰已见怪不怪。正说着，营房前的空地上露出一道光与影的分界线。
“晒太阳喽！”只听值班员一声吆喝，几名战士赶忙支起棋牌桌。刘广一也急忙招呼开来：“我这次给你们带了新宝贝！”说话间，他带着几名战士把篷车上载着的体感游戏机、专业健身器材搬下了车。
一番调试组装完毕，阳光已不见了踪影，而活动室里传来了官兵的欢声笑语。“大篷车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手捧着最新式的体感游戏机，上等兵朱艳超跃跃欲试。
“好的文化服务就像阳光，温暖人心。”刘广一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宝贵，也重新认识了文化工作对大山深处官兵生活的意义。“‘文化大篷车’的功能不在高大、全，而在于精、细、实。我们从具体工作、点滴小事入手抓服务，才能将文化的‘阳光’洒遍深山军营。”

车辙道道向兵心

■谷永敏 张修山 张贺

星月驻足看，山峦侧耳听。傍晚时分，“文化大篷车”又载着野战影音箱来到某哨所。不一会儿，野外“唱吧”搭建完毕，“00后”战士杨阳拿起麦克风一展歌喉。

看着舞台上魅力四射的文艺轻骑队员，二连下士张永浩脚底板直发痒。两三个节目刚结束，他就自告奋勇上台秀起了街舞，赢得大家的热烈掌声。
把舞台交给基层官兵，用文艺演绎青春梦想，这正是“篷车大舞台”设立的初衷。“大山里的战士也展示才华，要是有一个巡回舞台，让他们可以对外表演就好了。”一次，机关文艺轻骑队慰问演出刚结束，二连指导员刘啟富就找到带队的宣传保卫股股长许铮，提出了这条建议，并且很快得到党委领导的采纳。
该部领导介绍说：“以前我们组织巡演，总是一班人马走天下，一套节目演到底。如今依托‘篷车大舞台’，让各营连的节目交叉巡演，越来越多基层官兵成为了这个舞台的主角。”

不久前，该部某战斗编组参加陆军“工程奇兵-2019”比武竞赛。备战期间，“篷车大舞台”穿插训练间隙，为集训队员送来一场场精彩的“文艺快闪”。三两个人一台戏，四五分钟一首歌，看到来自不同营连的战友为自己加油打气，队员们拍拍身上的尘土，将苦累化作激情，继续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队员克服重重险阻、夺冠凯旋的故事，被几名文艺骨干创作成情景剧《用鲜血浇灌胜利》。青春与热血、牺牲与奉献，这些元素注入鲜活的文艺节目，通过大篷车这个流动舞台，带给更多守山官兵。
车轮沿着山路转，篷车载着官兵出发，发动机的轰鸣打破了大山的宁静，却成为基层官兵期待的声音。这一次，“文化大篷车”为官兵带来的是“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巡回演讲……

下图：“文化大篷车”走进哨所，为基层检修文化装备。 作者提供



长征

第4561期

让战斗号角常在耳边响起

■张凤波

文化时评

近日，《黄河大合唱》不同时代的演唱者、朗读者齐聚陕西延安宝塔山下，在央视《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唱响这首流传数十年的红色经典，让人们再次感受到红色歌曲的魅力和歌曲中所表达出来的战斗意志。
《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首演。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背景下，这首歌

曲犹如暴风雨中的闪电一样震撼人心，成为全民团结一心夺取抗战胜利的号角。毛泽东同志听完此歌后连说三个“好”字，周恩来同志亲自为《黄河大合唱》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些年来，除了《黄河大合唱》，还有《长征组歌》《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等诸多首战味十足的红色歌曲一直在人民群众中流传。
这些歌曲在战争年代可谓令人闻风丧胆的“隐形武器”。歌词激昂奋进、旋律铿锵有力，是引领广大军民团结一心、夺取胜利的战斗号角。这些歌曲大都创作于战争年代，创作者目睹了侵略者的欺凌和战争的残酷，同时也看到了广大军民在战斗中的不屈不挠，他们用歌曲的形式赞扬战斗勇士，用激昂的旋律激发民族斗志，在战争年代起到了“可顶十万毛瑟枪”的作用。
安享太平，不忘安危。现在我们广泛传唱红色歌曲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在革命圣地宝塔山下组织《黄河大合唱》经典回顾，这不仅是在向抗战历史致敬，也是在唤起更多国民的忧患意识。这次演出得到了包括